

DOI:10.16366/j.cnki.1000-2359.2019.02.015

# 《撰集百缘经》非三国吴支谦译的语言学证据

张雨薇,方一新

(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,浙江 杭州 310028)

**摘要:**《撰集百缘经》旧题三国吴支谦译,但学界看法不一。通过提取《撰集百缘经》中有代表性的语言鉴别词,从佛教译名词语、一般词语和常用词三个方面,与支谦可靠译经和东汉、三国其他译者的可靠译经进行比较,发现《撰集百缘经》和支谦可靠译经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用词特点,支谦译经的用词往往在东汉、三国译经中亦能见到,而《撰集百缘经》中许多词语的词形、词义在三国之后才出现。《撰集百缘经》当非支谦所译,译出年代亦晚于三国。

**关键词:**《撰集百缘经》;支谦;汉译佛经

**作者简介:**张雨薇(1991—),女,河南开封人,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,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史研究;方一新(1957—),男,浙江黄岩人,文学博士,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,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主任,博士生导师,主要从事汉语词汇史、训诂学研究。

**基金项目:**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(11AYY004)

**中图分类号:**H131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0-2359(2019)02-0099-06 **收稿日期:**2017-12-23

旧题三国吴支谦所译的《撰集百缘经》(下简称《撰》),作为一部时代较早、有梵文原本且口语性较强的故事类汉译佛经,对汉语史研究具有重要的语料价值,受到中外汉语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。就是这样一部重要著作,其译者与译出年代一直存在争议。虽然已有不少学者从语言学、文化学或故事内容等角度展开过讨论,但迄今为止,学界对《撰》是不是三国时期的译作,译者是不是支谦等问题仍未达成一致意见。综观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,目前主要有四种看法:认为是三国吴支谦译;认为非支谦所译,译出时间也在三国之后;认为非支谦所译,但时间待定;认为是否为支谦所译仍有待讨论。看来,对《撰》的译者与译出时代还要作更深入细致地考辨研究。

根据语言特征对存疑的汉译佛经进行考辨,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手段。“就佛典鉴别而言,词汇鉴别词可以大致上分为普通语词和译名。普通语词主要指传统意义上的实词……主要指具有历时更替变化或是反映当时口语的这两类性质的词。译名主要指佛教专有名词、人名、地名等的音译词、音义结合词和意译词”<sup>①</sup>。本文尝试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,扩大比较范围,选取《撰》中有代表性、鉴别价值高的词语,以支谦可靠译经为主要比较对象<sup>②</sup>,结合东汉、三国其他译者的可靠译经和后世译经,从佛教译名词语、一般词语和常用词的使用三个方面,分析《撰》和支谦可靠译经的用词差异,为判定《撰》是否为支谦所译及其译出时代提供一些基本材料。

① 方一新,高列过:《东汉疑伪佛经的语言学考辨研究》,人民出版社,2012年,第77页。

② 支谦可靠译经有哪些,学界意见不一。本文结合佛教类书和相关论著,暂将有争议的译经排除在外,划定18部译经作为支谦最可靠译经(见文后附)。凡出自支谦可靠译经的例句,朝代和译者不再标注。

## 一、佛教译名词语

佛经中许多名相术语的译法会随着译者与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,呈现明显的个人风格与时代特点,考察译名词语的异同,对判定佛经的译出年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据笔者统计,在《撰》中出现而支谦可靠译经未见用例的佛教译名词语共有 240 条,可以分为两类:一类是一些佛教术语虽然在东汉时期和支谦译经中已见,但与《撰》中的译名明显不同;一类是《撰》的译名在东汉、三国时期和支谦可靠译经都未见用,后世才见使用。限于篇幅,兹择其要者分类讨论如下。

### (一)与支谦译经明显不同的译名词语

[富兰那]梵名 Pūrāṇa-kāśyapa,巴利名 Pūrāṇa-kassapa 或 Purāṇa-kassapa,为佛世时六师外道之一。又作富兰迦叶、不兰迦叶、老迦叶、补刺拿迦叶波、布刺拿迦叶波<sup>①</sup>。“富兰那”在《撰》中共出现 5 次,此人在支谦可靠译经中都译作“不兰(迦叶)”,显示出《撰》与支谦可靠译经在此译名上不同的翻译习惯。

(1)我今当请富兰那等外道六师,来至家中,令教我子。(《撰》卷一,4/204/1<sup>②</sup>)

(2)至期日,便为作十万坐床,亦复为不兰等,作十万坐床息。(《义足经》卷上,4/181/1)

通过调查“富兰那”和“不兰(迦叶)”这一所指相同、译名不同的人名在中古不同时期佛典中的出现情况,发现“不兰(迦叶)”在东汉译经中已有使用,而“富兰那”在可靠的东汉、三国译经中均未见用例,可靠的用例始见于东晋译经,共 2 例,其后用例逐渐增多。

(3)不兰迦叶等六子辈,名称盖世,犹未得佛。(东汉昙果共康孟译《中本起经》卷下,4/159/3)

(4)今者世间沙门婆罗门外道六师、富兰那迦叶、末伽利拘捺梨子……各各自说,是一切智,以余学者,名为邪见。(东晋法显译《大般涅槃经》卷下,1/203/3)

(5)国有六师,富兰那等,先素出世,邪见倒说,诳惑民庶。(北魏慧觉译《贤愚经》卷二,4/360/3)

[迦兰陀竹林]梵名 Veṣuvana-kalandakanivāsa,巴利名 Veḷuvana-kalandakanivāpa。迦兰陀鸟栖息之竹林,又称迦兰陀竹园,或称迦兰多竹林、迦兰那加竹林、迦陵竹林。“迦兰陀竹林”在《撰》中出现 33 次,在支谦可靠译经中这一地名出现过 9 次,7 次译作“竹园”,2 次译作“多鸟竹园”,而在《撰》中未见有“竹园”的译名。这显示出《撰》与支谦译经在此译名上不同的翻译习惯。

(6)佛在王舍城迦兰陀竹林。(《撰》卷二,4/208/3)

(7)与五百弟子俱出王舍大国,欲到竹园中。(《私呵昧经》,14/809/3)

(8)佛在王舍国多鸟竹园中。(《义足经》卷上,4/179/1)

“竹园”在东汉译经中已有用例,“迦兰陀竹林”可靠的用例始见于十六国时期译经。

(9)佛从本国,与比丘僧千二百五十人俱游于王舍国竹园中。长者伯勤,承佛降尊,驰诣竹园。(东汉昙果共康孟译《中本起经》卷下,4/156/1)

(10)迦兰陀竹林精舍有诸菩萨阿罗汉等,悉往集会王舍大城中。(北凉县无讖译《大方等大集经》卷二十,13/141/1)

[迦楼罗]梵语 garuḍa,巴利语 garuḷa。又作加楼罗鸟、迦留罗鸟、伽娄罗鸟、揭路荼鸟,即金翅鸟、妙翅鸟。此名在《撰》中出现 4 次,2 次译作“迦楼罗”,2 次译作“金翅鸟”。在支谦可靠译经中这一名称出现过 2 次,都译作“迦留罗”,与《撰》明显不同。

[拘尸那]梵名 Kuśināga,巴利名 Kusināra。中印度之都城或国名。又作拘尸那伽罗、拘夷那竭、俱尸那、拘尸那、瞿师罗、劬师罗、拘尸城。意为吉祥草之都城。“拘尸那”在《撰》中有 1 例,在支谦可靠译经中这一地名出现过 2 次,均译作“拘夷那竭”。“拘尸那”的可靠用例较早见于东晋《观佛三昧海经》中。

[毘舍离]梵名 Vaiśālī。古代中印度国名。又为都城之称。“毘舍离”在《撰》中出现 3 次,在支谦译经中这一地名出现过 1 次,译作“维耶离”,且“维耶离”在东汉译经中已有用例,而“毘舍离”除《撰》之外,较早见用于东晋译经。

① 文中对佛教词语的解释主要依据慈怡法师主编的《佛光大词典》,台湾佛光山出版社,1989 年。

② 文中所引汉译佛经例句均出自日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编纂的《大正新修大藏经》,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,1988 年。例句后的数字依次为该例所在的册数、页码、栏数。

[王舍城]梵名 Rājagaha, 巴利名 Rājagaha, 音译曷罗闍姑利呬、罗闍祇。“王舍城”在《撰》中出现 39 次, 在支谦译经中这一地名出现过 7 次, 均译作“王舍国”, 与《撰》明显不同。

[布萨]梵语 poṣadha, upavasatha, upoṣadha, upavāsa, 巴利语 uposatha 或 posatha。《撰》中这一术语出现 2 次, 在支谦译经中这一术语出现过 1 次, 译作“说戒”。“说戒”在东汉译经中已有用例, “布萨”在旧题三国魏和旧题西晋的 2 部译经中出现 2 例, 直到东晋时期用例才逐渐增多。

[涅槃]梵语 Nirvāṇa, 巴利语 Nibbāna, 又作泥洹、泥曰、涅槃那、涅槃浆那、昵缚南、昵缚呬。意译作灭、寂灭、灭度、寂、无生。“涅槃”在《撰》中出现 45 次, 另有 2 次作“般涅槃”。在支谦可靠译经中这一术语出现过 169 次, 70 次译作“泥洹”, 66 次译作“灭度”, 18 次译作“般泥洹”, 4 次译作“泥曰”, 1 次译作“般泥曰”。《撰》和支谦可靠译经在这一术语的译名选择上明显不同, 且“泥洹”“灭度”等译名在东汉译经中已有用例。

[授记]梵语 vyākaraṇa, 巴利语 veyyākaraṇa。音译毘耶伽梨那、弊迦兰陀、和伽罗那、和罗那。又作授决、受决、受记、受蒞、记别、记蒞、记说、记。“授记”在《撰》中出现 3 次, 在支谦可靠译经中这一术语出现 3 次, 均译作“授决(受决)”, 二者分用划然。

## (二) 可靠用例出现较晚的译名词语

[毘婆尸]梵名 Vipāsyin, 巴利名 Vipassin。为过去七佛之第一佛。又作毘钵尸佛、鞞婆尸佛、维卫佛。意译为胜观佛、净观佛、胜见佛、种种见佛。“毘婆尸”在《撰》中出现 14 次, 在支谦可靠译经和东汉、三国、西晋译经中均没有用例<sup>①</sup>, 东晋译经才开始出现。

(11) 有佛出世, 号毘婆尸, 教化周讫, 迁神涅槃。(《撰》卷七, 4/234/3)

(12) 毘婆尸佛、如来、应供、正遍知, 为寂静僧最初说波罗提木叉。(东晋佛驮跋陀罗共法显译《摩诃僧祇律》卷二十七, 22/446/3)

[弗沙]梵名 Tīṣya。又作底砂、帝沙、提沙、补沙、底沙。“弗沙”在《撰》中 1 现, 在支谦可靠译经和可靠的东汉、三国译经中均未见“弗沙”, 东晋译经始见使用。

(13) 波罗捺国有佛出世, 号曰弗沙, 在一树下, 结跏趺坐。(《撰》卷十, 4/253/3)

(14) 我入此三昧时, 见此世界迦叶佛……毘婆尸佛、提舍佛、弗沙佛、无上胜佛、无上莲华佛。(东晋佛驮跋陀罗译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卷五十, 9/717/3)

[尸毘王]梵名 śibi, 巴利名 Sivi。古代印度代鸽舍身喂鹰之圣王, 为佛陀于过去世修菩萨行时之名。又称湿鞞王、尸毘迦王。“尸毘王”在《撰》中出现 6 次, 在支谦可靠译经和可靠的东汉、三国译经中均没有用例。失译附东晋录的译经中曾出现过“尸毘王”, 可靠的用例较早见于十六国译经中。

[皈依]梵语 śaraṇa, 巴利语 saraṇa。又作“皈依”。“皈依”在《撰》中出现 22 次, 在支谦可靠译经中未见, 旧题三国魏昙帝译《羯磨》中曾出现过“皈依”, 在可靠的东汉、三国译经中均未见用例, 可靠的用例较早见于西晋译经, 东晋及以后用例逐渐增多。

[业缘]二十四缘之一。在《撰》中出现 10 次, 在支谦译经和可靠的东汉、三国译经中均没有用例, 可靠用例较早见于东晋, 之后用例逐渐增多。

[衣钵]梵语 pātra-civara, 巴利语 patta-civara。指三衣及一钵。“衣钵”在《撰》中出现 9 次, 在支谦可靠译经和可靠的东汉、三国译经中均没有用例。支谦译经中有“法服持钵”及“法衣应器”等, 未见将法衣和食器合称的表述。

[檀越]梵语 dāna-pati。即施与僧众衣食, 或出资举行法会等之信众。音译檀越、陀那钵底、陀那婆。又作布施家。又梵汉兼举而称檀越施主、檀那主、檀主。“檀越”在《撰》中出现 5 次, 在支谦译经中未见, 在可靠的东汉、三国译经中均未见用例, 可靠用例始见于西晋译经。

[维那]系梵汉兼举之词。维, 纲维, 统理之义; 那, 为梵语 karma-dāna(音译羯磨陀那)之略译, 意译授事。维那又作都维那, 旧称悦众、寺护。为寺中统理僧众杂事之职僧。“维那”在《撰》中出现 3 次, 在支谦可靠译经和东汉、三国译经中均未见用, 可靠的用例较早见于东晋译经中。

<sup>①</sup> 旧题西晋安法钦译的《阿育王传》中曾出现过 2 例, 但《阿育王传》经吕澂先生考证当为南朝梁僧伽婆罗所译。见吕澂《吕澂佛学论著选集》三《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》, 齐鲁书社, 1991 年, 第 1762 页。

## 二、一般词语

《撰》中出现而支谦可靠译经中未见用例的一般词语共 960 例,其中,在《撰》中仅出现 1 次的词语有 496 例,出现 2 次的有 147 例。这类只出现 1—2 次的词语虽然使用频率不高,但其数量之多也应引起重视。频繁的偶见用例或许正是译者所处时代语言特征的不自觉流露,是帮助我们判断《撰》真正译出时代的证据之一。

### (一) 始见于西晋译经中的词语

[懊恼]在《撰》中出现 13 次,其核心义是表达一种负面的、令人不快的情绪。具体而言,又可分为“苦恼”“悲伤”“怨恨”三个意义相关联的义位。

(15) 尔时彼子,不果所愿,心怀懊恼,即便语母……(《撰》卷五,4/224/3)

(16) 闻是制限,忧愁涕泣,悲感懊恼,感天宫殿,动摇不安。(《撰》卷二,4/210/1)

(17) 见诸道士数数来往,甚怀懊恼,生厌患心。(《撰》卷五,4/224/3)

支谦译经中出现过“忧恼”(3 例)、“苦恼”(2 例)、“心恼”(2 例)和单音词“恼”等,但并未见“懊恼”。东汉、三国译经中亦不见“懊恼”,而用“忧恼”“苦恼”“心恼”等词。“懊恼”可靠的用例较早见于西晋竺法护译经,在与佛教有关的中土文献中,较早见于南北朝。

(18) 不得见王,愁忧懊恼,问诸大臣……(西晋竺法护译《生经》卷三,3/91/3)

(19) 尔时众生懊恼悲泣,各封田宅以分疆畔。(南朝梁僧佑撰《释迦谱》,50/2/1)

[作贼]在《撰》中出现 2 次,表示“抢劫、剽窃、偷东西”。支谦译经中出现过 1 例“作贼”,但意为“造反”。表“抢劫、剽窃、偷东西”义的“作贼”,可靠的译经用例较早见于西晋。

(20) 有一愚人,常好作贼,邪淫欺逛,伺官捉得,系缚诣王。(《撰》卷六,4/229/2)

(21) 聚会饮食专共作恶,兴兵作贼攻城格斗,劫杀截断强夺不道。(《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》卷下,12/314/2)

(22) 放心恣意,破他门户,断人寄饷,凿人垣墙,夜行作贼。(西晋竺法护译《所欲致患经》,17/540/1)

[调顺]在《撰》中共出现 8 次,意为“和顺”。支谦可靠译经中出现过“和顺”,未见“调顺”。《撰》只有“调顺”而无“和顺”,二者明显不同。在译经中,“调顺”可靠的用例较早见于西晋。在一般中土文献中,较早见于唐代。

[贤柔]在《撰》中出现 6 次,常与“慈仁”“调顺”等词并列使用,形容人性格仁爱温和。支谦译经中出现过“仁柔”“柔和”“柔弱”“软弱”,未见“贤柔”。《撰》只有“贤柔”而无“仁柔”等词,二者明显不同。译经中“贤柔”可靠的用例较早见于西晋,但仅见 1 例。

[豪族]在《撰》中出现 9 次,意为“豪门大族”。支谦可靠译经中未见“豪族”,东汉、三国译经中也未见。在译经中,该词较早见于西晋,但仅见 4 例,东晋开始用例增多。在一般中土文献中亦较早见于西晋。

### (二) 始见于东晋译经中的词语

[必定]在《撰》中仅 1 见,表示判断或推论的确凿或必然。支谦可靠译经中未见“必定”,东汉、三国译经也未见用。支谦译经表达判断或推论的必然一般只用单音词“必”,“定”仅见 1 例。

(23) 若不伏首,授我四归,必定交死。(《撰》卷三,4/216/2)

(24) 譬若士女持坏瓶取水,知不久必坏。所以然者,未成故。(《大明度经》卷四,8/492/3)

(25) 处国当为飞行皇帝,舍国为道行作沙门者,必得为佛。(《梵摩渝经》,1/883/2)

(26) 汝定知法极无所有,汝迫复何对?(《义足经》卷上,4/178/1)

东汉、三国时期的译经也常使用单音词“必”和“定”,“必”的使用频率较高,“定”则偶见用例。语义相近的“必”和“定”凝结成双音词“必定”则较晚。旧题西晋安法钦译《阿育王传》出现过 1 例“必定”,但可靠的用例较早见于东晋佛驮跋陀罗共法显译《摩诃僧祇律》:“我解一切名字,汝必定死。”

[鞭打]在《撰》中出现 5 次,意为“用鞭子打”。支谦可靠译经中未见“鞭打”,亦未见“鞭”字,“打”仅见于《老女人经》中有 1 例“打鼓”。东汉译经中未见“鞭”字,三国时期仅有康僧会译《六度集经》中“鞭”字 4 见,其中 1 次单用作动词,3 次为“鞭杖”。在译经中“鞭打”可靠的用例较早见于东晋。在一般中土文献中,较早见于南北朝。

[观看]在《撰》中出现 15 次,意为“参观,观察,观赏”。在译经和一般中土文献中,“观看”的可靠用例均较早见于东晋。

[净竞]在《撰》中出现 4 次,意为“竞争,争论”。支谦可靠译经中未见“净竞”,东汉、三国译经中亦未见用。在表达“竞争,争论”时,支谦译经常用单音词“净”或“争(净)”。“净竞”可靠的用例较早见于东晋译经;在一般中土文献中,较早见于南北朝时期。异形词“争竞”在东汉、三国译经及支谦可靠译经中亦未见用例,旧题东晋僧伽提婆译《增壹阿含经》有 1 例,可靠用例则见于东晋之后。

[渐次]在《撰》中出现 11 次,表示“逐渐,次第”。支谦可靠译经中出现过 5 例“渐”,未见“渐次”。东汉、三国译经也只用单音词“渐”。旧题西晋的 1 部译经出现过“渐次”,但可靠的用例较早见于东晋。

### (三) 始见于十六国及以后译经中的词语

[崩背]在《撰》中 1 见,意为“崩殂,指帝王之死”。“背”在支谦可靠译经中有“脊背”“背后”和“离开,背离”三个意项。“离开”义的“背”可引申作“死亡的婉辞”,如《文选·李密〈陈情事表〉》:“生孩六月,慈父见背。”但东汉至三国时期还未出现这种用法,更无“崩背”一词。支谦可靠译经、三国译经中表达这一意义时仍用单音词“崩”。“崩背”的可靠用例较早见于十六国时期的译经。在一般中土文献中,较早见于南北朝。

[涸竭]在《撰》中出现 2 次,意为“枯竭”。在译经中“涸竭”可靠的用例较早见于十六国。在中土文献中多用“竭”来解释“涸”,直到唐代才出现了双音词“涸竭”。

[殷重]在《撰》中出现 2 次,意为“恳切深厚”。表“恳切”义的“殷重”是“殷勤”和“郑重”的省缩。支谦可靠译经中未见“殷重”,东汉、三国译经中亦未见用例。在译经和与佛教有关的中土文献中,“殷重”可靠的用例皆始见于南北朝时期。

[酬对]在《撰》中出现 3 次,意为“应对”。支谦可靠译经中未见“酬对”,东汉、三国译经中也未见用例。在译经中,可靠用例较早见于十六国。在与佛教有关的中土文献中,较早见于南北朝。在一般中土文献中“酬对”出现极少,常用的是异形词“酬对”。

[船舫]在《撰》中出现 4 次,泛指船。支谦可靠译经中只用单音词“船”,而不用“舫”,东汉、三国译经也未见“船舫”。“船舫”可靠的译经用例较早见于十六国时期。

[浆水]在《撰》中出现 3 次,意为“水或其他食物汤汁”。支谦可靠译经中有“饮浆”“水浆”,无“浆水”。东汉、三国译经亦只出现了“水浆”。《撰》只用“浆水”而不用“水浆”,与支谦可靠译经和三国译经的用词明显不同。“浆水”的可靠用例较早见于十六国时期的译经。

## 三、常用词

从常用词的使用来考察《撰》的译者和译出时代,不仅可行,而且比较有说服力。因为“常用词使用频率高,经常出现在人们的口头和笔下,很难作伪,是从语言角度判定作品时代的一个可靠依据。早期汉译佛经中有许多译人不明的‘失译’经,我们在研究中发现,从常用词的角度去推定这些经的实际翻译年代是一条有效的途径(当然还要结合其他证据)……假如我们能将一批常用词的产生时间及更替过程调查清楚,得出确凿可靠的结论,这样的成果对于考定疑伪古籍的相对年代无疑是大有帮助的”<sup>①</sup>。兹以“呼”和“唤”、“偷盗”和“盗窃”两组常用词为例,讨论其在《撰》和支谦译经中的使用情况及其历时演变,以帮助判断《撰》的译者及译出时代。

### (一) “呼”和“唤”

“呼”和“唤”是“呼唤”概念域中的常用词,表示“呼喊、呼叫、呼唤”。在《撰》中“呼”出现 2 次,1 次存在异文;“唤”则出现 29 次。而在支谦可靠译经中“呼”共出现 9 次,“唤”仅 1 见,且存在异文。支谦可靠译经与《撰》的用词明显不同。

(27) 作是念已,设诸肴膳,寻即请呼:“饭食已讫。”(《撰》卷一,4/204/1)

(28) 是故今者,唤卿等来,委付国土。(又,卷四,4/217/1)

(29) 呼弟子曰:“尔持吾名,稽首佛足下云……”(《梵摩渝经》,1/885/1)

(30) 虾蟆唤曰:“知为政者,弃一恶人以成一家;弃一恶家以成一乡。不知政者,民物失所,天下怨讼。”

① 汪维辉:《东汉—隋常用词演变研究》,南京大学出版社,2000年,第12—13页。

〔“唤”，圣语藏本作“唯”〕(《字经抄》，17/735/1)

查考中古译经，发现“呼”在东汉译经中出现 31 次，“唤”出现 5 次，其中 1 次为“唤呼”，3 次存在异文作“呼”。在三国译经中，“呼”只在康僧会译《六度集经》出现，共 47 次，其中 2 次存在异文；“唤”则未见用例。在西晋译经中，“呼”出现 251 次，其中 11 次为“唤呼”，4 次为“嚧呼(异文作‘唤呼’)”；“唤”的用例有所增多，出现了 49 次，但除了有 11 次在双音词“唤呼”中以外，还有 15 次异文作“嚧”，“唤”的使用频率远低于“呼”。在东晋译经中“呼”出现 439 次，“唤”出现 297 次，其中 8 次为“唤呼”，4 次为“呼唤”。“唤”的使用频率虽逐渐接近“呼”，但还没有取代“呼”的主导地位。东晋之后“唤”的使用频次逐渐超过“呼”。从常用词“呼”和“唤”在汉译佛经中的使用及其历时演变来看，《撰》在常用词的使用上与东晋及其后的译经较为接近。

## (二)“偷盗”和“盗窃”

“偷盗”和“盗窃”是“偷窃”概念域中的双音常用词。“偷盗”在《撰》中出现 3 次，“盗窃”则未见；“盗窃”在支谦可靠译经中出现 5 次，“偷盗”则未见。支谦可靠译经与《撰》在常用词“偷盗”和“盗窃”的使用上表现出明显不同的用词特点。

调查中古译经，发现“偷盗”在旧题东汉、旧题三国的 6 部译经中出现过 10 例，但可靠的译经均未见用例；“盗窃”在东汉译经中出现 2 例，三国译经中有 1 例。除了支谦译经之外，东汉、三国译经在表达“偷窃”义时使用的双音词也是“盗窃”，“偷盗”只用作名词，意为“小偷”。西晋译经只有旧题《菩萨逝经》有 1 例“偷盗”，可靠译经未见用例，“盗窃”则出现了 21 次。东晋译经中“偷盗”出现了 12 次，“盗窃”在可靠译经未见，“偷盗”的使用频率开始超过“盗窃”。从“偷盗”和“盗窃”的使用及其历时演变来看，《撰》的用词特点接近东晋及其后的译经。

## 四、结语

从佛教译名词语、一般词语和常用词等方面大量的用例比较来看，《撰》与支谦可靠译经呈现出迥然不同的用词特点：支谦可靠译经的用词往往在东汉、三国译经中亦能见到，而《撰》中许多词语的词形、词义在三国之后才出现；支谦译经的用词偏于保守，而《撰》则倾向于使用口语性较强的俗语词和新词。据此，我们初步的结论是《撰》非支谦所译，译出年代当晚于三国。当然，由于“通过语法、词汇的某些用法来鉴定佛经的翻译年代，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解决……提取作鉴别用的有价值的区别性语言特征，也是十分棘手的事”<sup>①</sup>，加之佛经在传抄和刊刻过程中难免会有讹误，上述的讨论和统计数据可能会有偏差，但不管怎样，总是把问题向前推进了一步。

### 附：支谦可靠译经(“T”后的数字表示该经在《大正藏》中的编号)

-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T54《释摩男本四子经》一卷；           | T532《私阿昧经》(又作《私阿末经》)一卷；  |
| T76《梵摩渝经》一卷；              | T533《菩萨生地经》(又作《差摩竭经》)一卷； |
| T169《月明菩萨经》一卷；            | T556《七女经》一卷；             |
| T185《太子瑞应本起经》二卷；          | T559《老女人经》一卷；            |
| T198《义足经》二卷；              | T581《八师经》一卷；             |
| T225《大明度经》六卷；             | T632《慧印三昧经》一卷；           |
| T281《菩萨本业经》一卷；            | T735《四愿经》一卷；             |
| T362《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》二卷； | T790《字经抄》一卷；             |
| 卷；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T1011《无量门微密持经》一卷。        |
| T493《阿难四事经》一卷；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
[责任编辑 王记录]

① 方一新：《翻译佛经语料年代的语言学考察——以〈方便佛报恩经〉为例》，《古汉语研究》，2003 年第 3 期。